

# 老子讀本 新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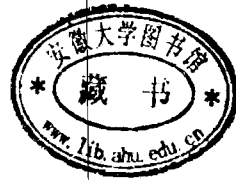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譯注 林培余  
類 學 哲

余培林 注譯

新 譯

老 子 讀 本

三民書局 印行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老子讀本 / 余培林注譯. -- 二版三刷. -- 臺北市: 三民, 2010

面; 公分. 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0731-9 (平裝)

121.311

◎ 新譯老子讀本

---

注譯者	余培林
發行人	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(02)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-5
門市部	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出版日期	初版一刷 1973年10月 二版一刷 2007年5月 二版三刷 2010年4月
編號	S 030220

##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

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# 序

《老子》一書，雖僅五千餘言，可是有關《老子》的著述，卻不下千餘種。其文字的總和，超出原書千萬倍之多。在中國所有的典籍中，除《論語》之外，恐怕是沒有一本書可以與之倫比的了。

這本書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視，不出兩個原因：一是其思想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」，使人一接觸它，就感覺到其中別有天地，且廣大無垠，而非要一窮其究竟不可。一是其思想已深入到國人的心底，如「知足常樂」、「柔能克剛」、「不敢為天下先」等道理，國人幾乎無人不知，也無人不奉為圭臬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每個中國人的體軀裏，或多或少總存有一點老子思想的細胞。老子的思想如此的深邃，其影響如此的廣遠，所以自漢代以來，不知道有多少文人學者埋首其中，從事研究探討的工作。於是有關《老子》的著述，遂日益繁富了。

經過歷代學者的考證與闡發，老子的精微思想，差不多已完全顯露。今天我們所要做的，是用現代的語言把《老子》注釋、翻譯出來，以供給現代人閱讀——這正是本書編寫的目的。然而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。要達成這個使命，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：一是對前人重要的著述要有所涉獵；二是對老子的思想系統要有所瞭解。具備前一個條件，才不致有孤陋寡聞之弊；具備後一個條件，才不致有前後乖違之失。

當筆者編寫本書的時候，嚴靈峯先生的《老子集成》上下編都已出版，所以有關《老子》的重要著作，筆者很幸運的都能輕易讀到。而筆者一向喜歡諸子之學，尤偏愛於老莊，平時對《老子》一書就曾不斷的閱讀，自認為對老子思想頗有認識；但當執筆作注的時候，卻感到處處是問題。有時候為了一個問題，思索終日而不得其解，查遍典籍而不得其要。這固然是由於老子思想的淵深，但也是因為筆者力薄識淺啊！因此，這五千餘言，竟整整的用了兩年的時間，才告注釋完成。

本書的注釋，很多取自前人。對於不同解釋的取捨，不問古今，但問是否能合老子的原意，筆者是毫無成見的。就以「大器晚成」（四十一章）一語為例，所有的注釋都把「晚」字解為早晚的晚，只有陳柱把它讀成「免」，解作「無」。細觀文義，「晚」訓為「無」，這一句話才能和上文「大方無隅」，下文「大音希聲」、「大象無形」一貫，若

解作早晚的晚，就覺得有點扞格而不暢。所以，本書就用了陳柱的說法。像這樣的例子很多，這裏不能一一列舉，讀者在閱讀本文的時候，自然會發現的。

當然，有的地方，筆者也表示了一點淺見。不過，這絕不是為了要標新立異，而完全是觀點的不同。舉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」（十三章）為例，歷來的注家都不得其解，有人改字來說，有人顛倒來講，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。拙見以為這兩句話是古語（陳柱亦主此說，詳見十三章注①②），兩個「若」字都解作「則」或「乃」，猶口語的「於是」，「貴」是畏懼的意思（河上公說），「身」與「驚」是互備語。這兩句話譯成現代的口語，就是：世人得寵和受辱都因而身驚，畏懼大禍患也因而身驚。如此，和上下文就能一氣貫通了。像這樣的例子也不少，這裏也不能一一列舉。不過，這些淺見是否能獲得方家的同意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本書雖寫作了兩年之久，但因為筆者學識淺薄，錯誤的地方，是在所難免的，還希望博雅君子，不吝賜教。

本書完稿後，蒙業師張起鈞教授多所指正，這裏謹致謝意！



## 導 讀

### 一、老子其人

老子的事蹟，最早見於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。要想知道老子的生平，不能不讀這篇文章。傳文說：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：良賈深藏若虛；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」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「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」老子修道德，

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「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：老萊子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。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「始秦與周合，合五百歲而離，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」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為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則拙儒學，儒學亦拙老子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豈謂是邪！李耳無為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梁啟超先生說這篇傳「迷離愴恍」(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)，這篇傳是否如梁先生所說的那樣的不可信呢？下面我們分姓名、籍貫、職守、與孔子的關係、離周後的行蹤、年壽、與老萊子的關係、與太史儋的關係、後代世系等九項，來作一番研究。至於老子書與老子哲學，則於下一節中再作討論。

## (一) 姓名

《史記》本傳說是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」，遍查古籍，春秋時代並沒有姓李的，直到戰國時代才有李悝、李克、李牧等，可見李姓的產生是很晚的事。老子應姓老。《左傳·成

公十五年》有老佐，〈昭公十四年〉有老祈，〈論語〉有老彭，〈史記〉有老萊。老子是不是他們的一系，不可確考，但古有老姓是沒有疑問的。先秦諸子，都以姓稱，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莊子、荀子、韓子等無不如此。老子既稱老子，不稱李子；稱老聃，不稱李聃，可見他是姓老而不是姓李。老子姓老，而誤為姓李，是因為「老」「李」二字音近的關係。這就猶如荀卿被誤為孫卿一樣。

## (二) 籍貫

本傳說是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」。《禮記·曾子問》孔穎達《疏》引《史記》作「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」，葛洪《神仙傳》又作「瀨鄉」。苦縣本屬陳國，春秋末年楚滅陳，遂為楚國所有，所以《史記》稱「楚苦縣」。至於「厲鄉」或作「賴鄉」，或稱「瀨鄉」，是因為「厲」、「賴」、「瀨」三字音同通用的關係。

## (三) 職守

本傳說是「守藏室之史」。司馬貞《索隱》說：「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。〈張湯傳〉：老子為柱下史，即藏室之柱下，因為為官名。」所謂「藏室之史」，就是藏書室之史，也就是《莊子·天道》的「徵藏史」。這個藏室在殿柱之下，所以又名柱下史。職掌方冊之書，相當於今日的圖書館館長。

#### (四) 與孔子的關係

孔子見老子的事，〈孔子世家〉的記載，與本傳稍有出入。其文如下：

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：請與孔子適周。魯君與之一乘車、兩馬、一豎子，俱適周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辭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「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。送子以言曰：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；博辯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為人子者，毋以有己；為人臣者，毋以有己。」孔子自周反于魯，弟子稍益進焉。

除《史記》外，《禮記·曾子問》、《莊子》〈天地〉、〈天道〉、〈天運〉、〈田子方〉、〈知北遊〉諸篇，《呂氏春秋·當染》都有記載，而內容也都有出入。

孔子究竟有沒有見過老子，這是歷來爭論激烈而沒有結果的問題。我們認為必有其事，理由有六：

- (1) 記載這件事的文字極多，如果這事是戰國時人的向壁虛構，不會流傳的如此之廣。
- (2) 《禮記》是儒家的典籍，如果這事不是事實，編輯這本書的人，是不會把它收進去的。
- (3) 〈曾子問〉中載孔子從老子助葬於巷黨，而遇日食。這種事情，無法假造。

(4)《莊子》上記載孔子和老子的談話獨多，其內容固難全信，但孔子曾與老子見過面，總不會有問題的。不然，莊子為什麼不寫成孔子見楊朱、墨翟，而獨寫見老子呢？

(5)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序文中說：「孔子之所嚴事：於周則老子，於衛蘧伯玉，於齊晏平仲，於楚老萊子，於鄭子產，於魯孟公綽。」蘧伯玉、晏平仲、老萊子、子產、孟公綽，都實有其人。孔子與他們交接的事，古書也都有記載。由此可推知，老子也必定真有其人，而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也必定不假。

(6)司馬遷是一位儒者，他非常崇奉孔子。他寫《史記》，就有志傳春秋之業。如果沒有極可靠的資料，他是斷斷不會汙曠他所崇奉的人物的。可惜的是這部分極可靠的資料（金匱石室之書）失傳了。但無論如何，老子本傳與《孔子世家》中有關孔子和老子相見的事，絕非採自《莊子》《天運》、《外物》二篇，則是可以斷定的。

我們不僅相信孔老相會是事實，並且認為他們相會至少有兩次。一次是在孔子三十四歲時，地點是周；一次是在孔子五十一歲時，地點是沛（此據《莊子》）。從老子助葬，過日食，當是第一次的事。至於老子本傳及《孔子世家》中所載老子對孔子不同的談話，究竟是第一次說的，還是第二次說的，就無法推定了。

### (五)離周後的行蹤

老子看到周室衰微，於是離周而去。去了那裏呢？本傳說他至關著書而去，出關以後，

就「莫知其所終」了。老子所到的關，《索隱》與《正義》都有二解，一是散關，一是函谷關。但古書中單用一個「關」字，都是指函谷關。關外就是秦國，是則可知老子出關以後是去了秦國。又《莊子·養生主》說：「老聃死，秦佚弔之，三號而出。」《養生主》是莊子自己寫的，其說法當然可信。釋道宣《廣弘明集·辨惑篇序》就說：「李叟生於厲鄉，死於槐里。莊生可為實錄，秦佚誠非妄論。」又於跋孫盛《老子疑問反訊》中說：「老子遁於西裔，行及秦境，死於扶風，葬於槐里。」是則又可知老子最後死於秦地，並非「莫知其所終」。至於後來的老子化胡成佛云云，完全是穿鑿附會之說，不值得一提。

## (六) 年壽

老子生於何年，卒於何年，已不可確考。只能知道他與孔子同時而稍長。本傳說他活到一百六十餘歲、二百餘歲，實難以令人置信。史遷連用上兩個疑辭「蓋」字和「或」字，看來他自己也不敢確信。胡適之先生說：「老子即享高壽，至多也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。」（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）我們的看法也是如此。

## (七) 與老萊子的關係

老子與老萊子根本是兩個人，這有三個證明：一是《仲尼弟子列傳序》說：「孔子之所嚴事：於周則老子……，於楚老萊子。」二人並列，是老子自老子，老萊子自老萊子。二是

本傳說老子「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」，說老萊子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」，著書篇數不同，內容亦不同。三是史遷敘述老萊子時，特冠上一個「亦」字，而說「亦楚人也」，這是表明老萊子與老子的關係，僅同一鄉里而已。凡此皆足以證明老子與老萊子並非一人，也足以證明史遷並沒有誤認他們是一人，而張守節《正義》竟說：「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，故書之。」羅泌《路史》更說：「老子邑於苦之賴，賴乃萊也，故又曰老萊子。」這是他們的附會，與史遷無關。

老子和老萊子不是一人；但不能說他們沒有關係。他們的關係一是同姓老，很可能是同族。二是同是楚人。三是同是道家人物。史遷於老子本傳中附述老萊子，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具有這三種關係的原因。

## (八) 與太史儋的關係

認為老子就是太史儋的，始於本傳中說「儋即老子」的那位或人。後來畢沅（《道德經考異》）和汪中（《老子考異》）都力主此說，而持論最堅的則是羅根澤。其論據一是「聃」與「儋」音同通用；二是二人同是周的史官；三是二人都曾出關赴秦；四是如此才能解決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同時的問題（《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》）。這四點高亨都曾予以駁斥過。他說：「聃」和「儋」字通用，未必就是一個人的名字。同仕周為史官，未必就是一個人的事情。同出關入秦，未必就是一個人的事蹟；為魏將封於段干的宗，並非老子之子，而

是他的後裔。他的結論是「老聃與太史儋決非一人」（《史記老子傳箋證》）。

老子不是太史儋，在高亨的說法外，我們還可以找出三點理由：一是太史儋見秦獻公事，〈周本紀〉、〈秦本紀〉、〈封禪書〉都有記載，而都沒有「儋即老子」的說法。二是本傳中「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」一段，是採自傳說。傳說當然可疑，但「春秋之義，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」（《穀梁傳·桓公五年》）。司馬遷自己也說：「故疑則傳疑，蓋其慎也。」（《三代世表序》）所以他特別用上兩個「或曰」，以別於採自史傳的可靠的史料。三是太史儋見秦獻公，在孔子死後一百零六年，這時候老子當已二百歲左右。即使他能活到這麼久，恐怕也無法由周至秦了。

老子和太史儋既然是二人，怎麼會有「儋即老子」的傳說呢？我們以為太史儋當是老子的後裔，當時也稱「老子」。老子為史官，後離周適秦，歷百多年傳至儋為周太史，又去周適秦。他們姓同，官同，行蹤同，「聃」「儋」音又相同，所以後世就把他們混為一人了。這與孫武和孫臏被誤混的情況相同。

### （九）後代世系

本傳說：「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為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」這段文字頗引起後世學者的懷疑。因為魏列於諸侯，是孔子卒後六十七年的事。這時候老子之子宗當在百歲以上，而竟然能為



魏將，豈非奇事？再者孔子第十三代孫孔安國，當漢景、武帝時。老子的八代孫解竟能和他同時，豈不更奇？張煦對這兩個疑點曾有個解釋，他說：魏為諸侯，雖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；但宗為魏將的魏是畢萬之魏，為晉六卿之一。史遷稱他為魏將，這是舉後制以明前的一種筆法。至於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同時，那是因為孔子的後代皆不永年，而老子的後代都長壽的原因。他又舉出一個可能，就是「宮玄孫假」的「玄」字作「遠」字解，如此，自宗至解，就不止八代了（梁任公〈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〉）。張煦的解釋雖說得通，但總難以使人心服。

我們以為宗並不是老子的兒子，而是太史儋的兒子。《史記·魏世家》說：「安釐王四年，秦破我及韓趙，殺十五萬人，走我將芒卯。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。」《戰國策·魏策》說：「華陽軍之戰，魏不勝秦，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。」「宗」和「崇」古音通用。本傳說：「宗為魏將，封於段干。」是宗即〈魏世家〉裏的段干子，亦即〈戰國策·魏策〉裏的段干宗。考華陽之戰，在周赧王四十二年，西元前二七三年，而太史儋入秦，在周烈王二年，西元前三七四年。中間相隔一百零一年。假設太史儋入秦時為三十餘歲，六十餘歲生宗，則華陽之戰時，宗為六十餘歲，為魏將是極可能的事。因為太史儋與老子相混，太史儋的兒子也就被誤為老子的兒子了。宗是太史儋的兒子，則八傳至解為膠西王卬太傅，也就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。

由上面的九項看來，《史記》所載的老子生平事蹟，並不「迷離惝恍」，而大致可信。如